

研究摘要

據聯合國最新發布的《世界快樂報告》結果顯示¹，香港在 157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 75，比 2015 年下跌 3 位。若以已發展經濟體系來說，香港的排名相對屬於低；而在亞洲地區中，新加坡（22）、泰國（33）、台灣（35）、日本（53）、南韓（58）的排名，均高於香港。另據本港一項調查顯示²，香港人的快樂指數呈下跌，是過去 7 年的新低；反映香港經濟雖然富裕，但港人未感快樂。

近年社會瀰漫悲觀情緒，以至最近青少年輕生個案驟增等問題，日益受到關注。隨著本港經濟增長放緩、社會爭議不斷、貧富差距、兩地磨擦等複雜問題日積月累，加上社會競爭劇烈、升學就業壓力、向上流動緩滯；在這氛圍下，青年人身處其中，無可避免會沾染負面感覺。

從學術層面，樂觀和悲觀是相對的觀念，有外地學者³以結果預期角度來界定樂觀與悲觀的特質，即個人對未知結果而作出好壞預期的一種傾向。相對於樂觀，悲觀多緣於對前景缺乏了解。而個人、家庭、學校、職場或社會環境，均構成可能的影響因素。

是項研究從本港青年置身的處境出發，探討他們是否抱有悲觀情緒；什麼因素導致青年出現這股情緒；他們如何作出表達；以及這種悲觀情緒對他們和社會帶來什麼影響等。研究透過全港青年電話意見調查、個案訪問，以及專家和學者訪談，期望就上述問題作出較深入了解，並提出相關建議。

¹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6*. John Helliwell, Richard Layard and Jeffrey Sachs. United Nation.

http://worldhappiness.repor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03/HR-V1_web.pdf

²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5 香港快樂指數調查》。詳細內容，參閱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研究香港前景的意見調查撮要。<http://www.ln.edu.hk/pgp/level2/pgp-sur-f.htm>

³ 是項研究參考 Carver, C. S., & Scheier, M. F. (2002)、Seegerstrom, S. C. (2001)，以及 Snyder, C. R. (2002) 對樂觀與悲觀的定義。

研究主要發現

1. 受訪青年對個人自身發展多取態樂觀，部分則對社會未來發展感到悲觀。

全港青年電話調查於 2016 年 3 月期間進行，以隨機抽樣方式，成功訪問 522 名 15-34 歲香港青年。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五個百分點（5.2%）和近兩成（19.1%）受訪青年自評對個人和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感到悲觀。以整體平均分來看，所得評分分別為 6.56 分及 5.53 分（以 10 分為非常樂觀計）。數字反映，香港青年對個人發展多持樂觀，而部分青年則對社會未來發展感到悲觀。

從個案訪談發現，表現樂觀的受訪青年，普遍認為他們較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他們亦為自己訂下清晰的目標。不過，亦有個案青年表示，因生活壓力大、事業發展空間有限，對自己未來人生感到悲觀。

2. 受訪青年對香港經濟、政府管治，以及社會民生方面的狀況，均較傾向負面觀感。

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青年對香港經濟前景的信心度有 5.61 分，以 10 分為非常有信心，僅屬普通。

政府管治方面，不少受訪青年表示不滿政府施政和立法會整體表現，平均分只有 4.59 分及 4.28 分。當中對聆聽市民意見和推動政制發展方面的表現最為不滿，平均分分別為 4.35 分及 4.83 分（以 10 分為非常滿意），低於普通水平。

社會狀況方面，受訪青年相當同意現時樓價或租金高企、貧富差距大、兩地矛盾大、社會分化大，整體平均分分別為 8.09 分、7.73 分、7.36 分及 7.12 分。至於表示認同向上流動機會不足方面，平均分為 6.73 分，略低於上述四項社會狀況。

3. 逾兩成受訪青年表示個人對政府施政沒有影響力。

調查結果指出，逾兩成（23.7%）受訪青年表示個人沒有影響力。另外，同樣有兩成多（21.2%）受訪者表示會採取不同程度的方式，發揮個人對政府施政方面的影響，當中包括向政府表達意見（9.5%）、參與社會抗爭（5.7%），以及加入諮詢組織（3.1%）等。

此外，不少受訪者表示會採「旁觀者」的態度，當中包括積極的旁觀者，如「做好自己」（45.0%），消極的旁觀者則「甚麼都不做」（6.6%）。

4. 逾六成受訪青年表示不會考慮移民，而表示會考慮的佔一成半。

調查結果發現，逾六成（61.0%）受訪青年表示不會考慮移民，另有一成半（15.1%）表示會考慮。而考慮移民的主要原因是「擔心香港前景」（25.0%），其次是「不滿意香港目前政經狀況」（23.2%），以及「外地生活質素較佳」（21.6%）。

個案訪談的結果亦顯示，有受訪青年表示喜歡香港，視香港為家，並對香港有強烈歸屬感，不會考慮移民。

主要討論

研究經綜合電話意見調查、青年個案訪談，以及相關專家及學者的訪問結果，歸納出以下主要分析。

1. 受訪青年對個人自身發展多取態樂觀，而部分則對社會未來發展感悲觀。若此種悲觀情緒持續，將影響青年投入建設香港的積極性，不利青年及社會長遠發展。

是次研究的全港青年電話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五個百分點和近兩成受訪青年自評對個人和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感到悲觀。從個案訪談發現，表現樂觀的受訪青年，普遍認為他們較能掌握自己的人生，他們亦為自己訂下清晰的目標。不過，亦有個案青年表示，因生活壓力大、事業發展空間有限，對自己未來人生感到悲觀。

至於對社會未來發展傾向負面的受訪個案，他們普遍對香港經濟、政治，以至社會的發展前景，感到憂慮；同時，他們對改變社會亦感無能為力。而不論針對個人或社會方面，若他們對前景持悲觀想法和取態，累積的怨氣得不到紓解，長遠亦肯定不利青年自身及社會發展。

2. 部分青年抱有悲觀情緒的主要因素，包括政治化的社會氛圍、社會競爭風氣盛行、社會向上流動緩慢，以及對政府管治能力存疑，為免負面情緒惡化，有關當局應展示決心，對症下藥。

綜合受訪專家和學者的意見，他們認為導致悲觀情緒的出現，主因在於政治化的社會氛圍，導致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競爭風氣盛行，對青少年造成壓力；社會向上流動緩慢，令青年對前景擔憂；以及政府漠視民意，沒有處理社會衝突、解決社會民生問題，令有關問題像雪球般愈滾愈大。

更甚者是，一些受訪青年表示看不到任何社會改變的可能性，無力感偏高，反映他們對現況的無奈。為免悲觀情緒再進一步蔓延，有關當局需深入了解及正視青年的處境，並及早檢視現行相關政策，逐步解決問題和矛盾。

3. 香港青年普遍重視社會核心價值觀，惟感到所追求的價值與現實情況不符，並對香港能否保持這些重要社會價值觀，欠缺信心。

研究顯示，最多受訪者認為最重要三項的社會價值觀，依次是「社會穩定」、「法治」及「自由」。至於香港能否保持上述重要的社會價值觀，受訪青年的信心只屬一般。現今青年成長於社會富裕年代，物質生活相對豐足，他們跟上一代不同，不再只是追求以生存或糊口為目的的生活。一些青年追求更高層次的價值和生活意義，他們期望社會發展更能符合自由、民主、法治等原則。然而，當青年所追求的價值與現實情況不符，甚至出現落差，他們的失落感可能會較大，由此亦容易產生負面情緒。

4. 香港青年表達悲觀情緒的方法趨向兩極化：退縮放棄或激烈抗爭，兩種方式皆存在隱憂。

有受訪學者指出，青年表達悲觀情緒的方式趨向兩極化：退縮與抗爭。當青年無法面對悲觀情緒時，有部分會選擇逃避，亦有部分青年會選擇放棄自己，對生活失去熱誠。另一些青年則選擇以行動發聲如在社交媒體抒發個人感受。另外，部分青年嘗試用制度內途徑表達意見，當得不到回應時，他們會趨向較激進方式，並以制度外的渠道表達意見，如遊行、示威，以及發起社會運動等。

選擇「退縮」或「抗爭」，從正面看，前者無疑可以令人有喘息機會，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緒；而後者或可有助推動社會得到改善。不過，當悲觀情緒持續累積，表達手法則可能會愈趨兩極，甚至選擇自毀或更暴力抗爭，以宣洩負面情緒，這不單對個人造成傷害，亦會威脅社會穩定。

5. 雖然部分青年對社會未來持悲觀感，但多數青年視香港為家，並願意為推動社會進步而付出；社會對此應加以珍惜。

調查結果發現，逾六成受訪青年表示不考慮移民，另有一成半表示考慮。雖然部分青年對社會未來持悲觀取態，有參與個案訪談的青年表示不會移民；他們視香港為家，並願意為改善社會而付出。事實上，本地大部分青年對香港有一定程度歸屬感，他們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股力量，值得政府及社會各界珍惜和重視。

青年是未來的希望，他們的想法和願意承擔的態度，對社會發展方向影響深遠。倘若能把香港青年對社會的悲觀情緒轉化為正向力量，相信能對社會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而有關當局亦應思考如何凝聚青年力量，令他們可更好地貢獻香港，共同構建美好社會。

6. 樂觀與悲觀是一種心態上的選擇。如何讓青年抱持樂觀心態，如何重建他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值得決策者和整體社會認真思考。

青年的悲觀情緒非一朝形成，亦非一朝可以解決。由興建高鐵項目、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推行國民教育科，以及推動政改等社會運動，一方面反映香港青年對社會狀況的不滿和負面情緒，另一方面，亦揭示社會問題的錯綜複雜，值得進一步探究。

悲觀與樂觀是相對觀念。當社會瀰漫著悲觀情緒，樂觀情緒則不易被發現。相反，當社會充斥著樂觀情緒，悲觀情緒則可能被隱藏起來。因此，社會應集思廣益，致力提升社會樂觀的一面，為社會增添正能量。如何讓青年抱持樂觀心態，如何重建他們對香港未來的信心；這是特區政府需認真思量的問題。

建 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及討論要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1. 建議制訂「健康生活」指標，並定期作出公布。

我們建議特區政府制訂全面的「健康生活」指標，例如從居住、工作、健康、教育、環境、政府管治等多個層面，搜集具代表性的數據指標，並定期作出公布。此舉可喚起公眾關注，並展現一個社會在經濟發展成就以外，包括人民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以及身心和精神健康等方面的水平狀況。

2. 鼓勵發揮民間力量，為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將青年負面情緒轉化為積極動力。

為喚起社會的正向力量，建議鼓勵民間運用創意及資源，自發推動關愛行動，例如舉辦一句鼓勵說話、勵志故事短片等，將青年負面情緒轉化為作出貢獻的動力，加強社會凝聚力。

3. 正視青年對社會存有悲觀情緒，針對問題核心，改善施政和管治，重建官民互信基礎。

建議有關當局應深入探究問題根源、開拓真誠對話空間，以及重建官民互信基礎。另可考慮設立跨界別組織，邀請相關學者、專業人士，以及青年人加入，一起研究和釐訂涉及青年的政策，使政策更切合青年期望和需要。